

# 世界历史视野中的民族主义

摘要：民族主义是近代以来对世界历史进程最具影响力政治和社会力量之一，是现代化的产物，经历了形成时期、发展和扩散时期，在世界范围内确立时期等不同阶段，存在着原发型和传导型两种基本类型。民族主义在历史上既起到过积极作用，也造成过巨大破坏和灾难。正确认识民族主义，总结民族主义演变历程的经验教训，对当今世界有着很强的借鉴意义。

关键字： 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现代化

民族主义是最能拨动人们心弦的情感。在世界近现代史上，伴随着现代化的进展，民族国家逐渐建立与发展，并成为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有学者认为：“自从民族主义进入世界历史的现代化进程，人类的进步、繁荣、战争、大规模的暴行，如种族屠杀，大都是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以国家权力和国家暴力的方式进行的。”[1]（p. 245）因此，“民族主义是近代以来世界最强大的政治和社会力量之一”[2]（p. 3），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世界近现代史的主题之一，以至英国著名左派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得出结论：“若想一窥近两个世纪以降地球的历史，则非从‘民族’以及衍生自民族的种种概念入手不可。”[3]（p. 1）冷战结束后，民族主义又兴起新的高潮。因此，研究民族主义为了解世界近现代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而且也有助于正确认识当前的世界。不过，民族主义研究在我国起步时间不长，众说纷纭。本文尝试勾勒出民族主义发展演变的历程，从中总结出有益的启示。

## 一、民族主义的形成

目前学术界对民族主义的定义尚未达成共识，一般认为民族主义最早兴起于近代的西欧，以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为形成标志，以后逐渐扩散到整个世界。“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民族主义认为世界是分为民族的，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和命运；个体的忠诚首先是对他的民族；民族是一切政治力量的源泉；个人要想获得自由、实现人生目标，就必须从属于一个民族；每一个民族总是要通

过自治方式表达它的真正本质；一个和平的世界只能是建立在民族自治基础上的”[4]（p. 63）。民族主义的内容包括强调本民族内部的同质，强调本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差异，对民族的认同和忠诚，要求建立民族国家，渴望民族富强。

农业社会不存在民族主义。虽然伴随着文明的诞生和发展，国家和民族在农业社会早已出现，但是它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与民族有着明显的区别。在农业社会，国家没有明确的疆界和统治人口，不存在主权及其观念。民族作为一种人类的共同体，往往与国家概念并不重叠，因此也不存在民族国家。对民族的认同和忠诚不是主要的社会思潮，爱国主义不具有普遍性和持续性。

在中世纪，西欧存在多种共同体，有罗马教廷控制下的基督教世界，也有分封制度下独立王国的诸侯，民族和国家只是其中之一。民族和国家是分离的，诸侯的领地很多是跨国度的。王权也没有绝对的权威。由于宗教的普世性和封建分封制度，宗教和地域共同体在现实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远远超过了国家和民族，所以“大部分人的忠诚呈现出这样的顺序：首先我是基督教徒，其次是勃艮弟人，最后才是法国人”[5]（p. 15）。

民族主义之所以首先兴起于西欧，是因为西欧最早兴起现代化，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为民族主义诞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在原初现代化阶段，商品经济和商业的发展打破了地域的界限，人口的流动性提高，加强了民族共同体内部的经济联系，为民族认同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大多数个人的责任中心由社区转向社会，由地方转向国家”[6]（p. 21）。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把人们从宗教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现实社会的重要性提高，世俗权力特别是王权得到加强。通过马丁·路德翻译拉丁文《圣经》等方式，作为民族凝聚力重要工具的民族语言得到普及，使得宗教共同体的地位下降，民族共同体的地位上升。“从 1520 年到 1540 年的二十年间，德文书出版的数量是 1500 年到 1520 年这段时期的三倍之多。这是路德扮演了绝对核心角色的一个惊人转型”[7]（p. 48）。

在走向近代民族的过程中，专制王权起到重要作用。经济的发展要求打破封建割据。在新兴商人阶层的支持下，西欧各国君主不断加强王权，打击大贵族等地方分裂势力，剥夺地方各种共同体的权利，把居民置于国家的直接管辖之下，确保政治上的统一。在经济方面，专制君主采取重商主义政策，扶植本国工商业的发展，使国家作为一个经济单位得到强化。这些都导致地域共同体的地位下降。同时，伴随着王权的发展，各国君主纷纷开疆拓土，引发连绵不断的王朝战争。让·博丹和格老秀斯等人出于制止战争的目的，提出了以领土控制为主要特征的国家主权概念。这一观念在三十年战争后签订的《威斯敏斯特条约》中得到确认，国家对内的最高权力和对外的平等被予以承认。这样，国家具有了明确的疆界和人口，便于民族共同体的确定。

专制王权确立了民族共同体的基本框架，大体明确了本国与其他国家的基本区别。人们效忠的对象转向了国家，王权成为国家和民族的象征。不过，专制王权时期的国家仅仅是形成中的民族国家，专制王权高居于民族之上，只是代表了王室的利益，并不是真正的民族和国家的代表。换言之，民族内部并没有实现同质化。正如英国学者埃里·凯杜里所说：“在近代的欧洲，一大批领土主权国家被成功地建立起来，这些主权国家逐渐被集权的国王们加以巩固和延续下来……但是，这些主权国家还远不能作为民族主义语汇中所说的‘民族’。”[8]（p. 8）

在法国启蒙运动期间，启蒙思想家们把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结合在一起，提出了系统的民族主义思想，批判君主专制毫不考虑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剥夺了民众的自由和平等，否认君主是民族和国家的象征，也否认王朝国家是自己的祖国，发出了“专制之下无祖国”呼声，指出只有当臣民成为公民，成为国家的成员，民族共同体才会存在，祖国才会存在。

在启蒙思想指导下，法国大革命爆发。由于等级制度和专制制度被摧毁，宣布了主权在民，人人平等，国家成为大家共同拥有的祖国，“等级和阶级都不复存在，全体法国人组成了法兰西民族”[9]（p. 161）。人们拥有了法兰西公民的身份，激发出高涨的民族主义热情，投入到推翻专制制度和反对外国武装干涉的斗争中。可以说，民族主义是法国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并在革命中得到普及。人们

产生的“我们的生命和才能并不属于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属于民族、属于祖国”[5]（p. 22）。这一认识，体现了人们对民族的高度认同和忠诚。因此，法国大革命标志着民族主义的形成。

美国独立战争的情况和法国大革命有所不同。北美十三州是英国的移民殖民地，居民本来与母国属于同一民族，也没有自己的国家，似乎没有建立民族国家的条件。但是，北美十三州政治上实行自治，经济上建立了一定的联系，同时又都受到母国的歧视排斥和掠夺，由此人们意识到自身的同质以及和母国的区别，形成了共同体的观念，即民族意识。启蒙运动的民主思想为这种民族意识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因此，在民族主义指导下，北美十三州掀起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斗争并取得了胜利。

## 二、民族主义的发展和扩散

民族主义形成后，一方面在它的诞生地继续发展，一方面向外扩散，逐渐推广到全球。其中起到决定性推动作用的是工业革命。

在西欧，工业革命是以国家为单位进行的，由此形成了国民经济，国内经济联系紧密，以国家为单位的国际经济竞争日益激烈，凸显了民族国家的重要性。霍布斯鲍姆说：“经济所扮演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显然是依国家的疆界而定。尤其是 19 世纪，经济基本上是以国家为单位所进行的国际贸易，而非以国际大都会为单位的世界模式。”[3]（p. 27）

大机器生产以其巨大的力量摧毁了农业社会的乡村、行会等等各种共同体，人口自由流动，人们失去了原有的已经习惯了的共同体环境，感到无助和恐惧，选择了民族共同体作为新的寄托。

工业革命带来城市化，人口越来越集中在城市中，生活方式趋于同质化，人们相互之间的差异减少，便于民族主义传播和彼此相互认同。

铁路等新的交通运输工具促进了在欧洲范围内的人员流动,通过不同民族之间的接触,加深了人们对自身民族和其他民族的区别认识。报纸、杂志、广播等现代传播手段兴起,教育逐渐普及,便利了民族主义的传播。

此外,统治者也利用民族主义,进行社会整合,加强人们对政权的认同,调动全民族的力量投入到激烈国际竞争中。

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民族主义形成后继续发展,第一阶段的目标是建立民族国家。拿破仑战争之后,欧洲建立了维也纳体系,德国、意大利等国仍然处于分裂割据状态,维持着封建统治,即使在法国也出现了复辟倒退,严重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建立统一民主的民族国家任务更加迫切。19世纪上半期西欧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1848年革命等等,无不与建立民族国家的任务联系在一起。到19世纪70年代,德国、意大利实现了统一,西欧民族国家建立的任务基本完成。在这一过程中,民族主义意味着反对封建专制和封建割据,具有进步作用。尽管建立民族国家有时也伴随着对外战争,如普奥战争、普法战争,但民族主义的主要功能是对内的。

19世纪70年代以后,西欧民族主义进入第二阶段,主要任务是追求民族国家的富强。如果说,建立民族国家主要是民族内部的任务,那么,民族富强要确立民族国家在世界各国中的位置,就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国家内部的事情,涉及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民族主义在形成时期就表现出的消极的一面,即把本民族看得高于一切,此时占据了主导地位。民族主义的性质也发生变化。在世界范围内,西欧各国以“文明民族”自居,为了自身的繁荣,侵略掠夺它们眼中的“劣等民族”。在西欧范围内,由于都是工业化的拥有主权的民族国家,如何处理民族国家之间关系问题突出出来。各国信奉的是零和博弈的理念,把其他国家看作是对自己的威胁,相信他国的强大就是本国的衰弱,而为了本国的强盛就必须抑制削弱他国。于是,西欧各国之间展开争夺霸权和殖民地的激烈斗争。民族主义不再和民主主义相联系,转化为狭隘民族主义以至极端民族主义,统治者鼓吹本民族利益至上,宣称本民族受到其他民族的威胁,煽动对其他民族的排斥敌视。民族主义是导致相继发生两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特别是受到小资产阶级的拥护。因为他们“对其自身的社会地位及对自我定义皆感不安，他们痛苦地被夹在两个阶层中间：一边是从不质疑、劳苦终日的下层民众，另一边则为根本毋庸置疑即可安稳度日的上层和中上层阶级。于是他们只得借助所谓的民族独特性或优越性来安定自己，也因此他们才会对外来威胁特别过敏，从而和好战民族主义两相携手”[3]（p. 142）。

正因为如此，法西斯主义最初兴起于小资产阶级。他们受到急速进展的现代化的排挤，把一切灾难归罪于民主制度和共产主义，把自己打扮成民族的拯救者，把本民族看作是最优秀的民族，认为独裁集权和扩张侵略是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这种极端民族主义一度受到狂热的欢迎，不仅是战争的根源，也是对现代化的反动。统治阶级最终支持法西斯主义，其目的是用民族主义稳定统治，推动侵略扩张来克服经济危机。

在西欧和北美以外的广大地区，特别是亚、非、拉地区，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水平低于西欧，还不具备产生民族主义的条件。然而，由于与工业革命相伴随的全球化带来西方世界范围的殖民扩张，造成了严重的民族危机，使民族主义强行启动。从思想根源上说，这些地区主要是吸取了西欧北美的民族主义，或者说表现为民族主义从西欧北美向世界扩散。

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民族主义的形成与美国相似。在美国独立战争和启蒙思想影响下，该地区掀起独立运动，由于受到母国的制约经济发展水平落后，虽然取得了独立，但是并没有彻底完成建立民族国家的任务。

东欧地区民族分布复杂，长期处于奥斯曼帝国等异族统治之下，建立民族国家的任务异常艰难。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奥匈帝国、沙皇俄国和奥斯曼帝国因战败或革命而解体，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一大批国家在民族自决的旗帜下实现独立。然而，有学者指出：“直到现在，东欧部分民族的民族国家建设仍然没有最后完成。”[10]（p. 76）

在亚、非、拉地区，日本、中国、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民族主义是日本明治维新、走上现代化道路的精神动力。随着明治维新的成功，日本产生“民族优越论”，把日本的富强建立在对亚洲邻国的侵略上，使日本成为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之一，也把本民族拖进了战争和苦难的深渊。

中国历史上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国家形态远比西欧完备。直到 19 世纪末才出现民族的概念。中国的特殊历史背景决定了自身民族主义的特点。在独立、民主、富强的目标上，列强侵略日益严重，民族主义不得不首先选择“独立”[11]。

土耳其的民族主义有着鲜明的特点，除学术界一般公认的世俗性外，它的民族认同摈弃了大奥斯曼主义，确定只局限在土耳其民族范围内，这在当时是极其难能可贵的。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在改革中同时推进民主和富强，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使土耳其迅速从“西亚病夫”转变为现代化国家。

### 三、民族主义在全球的确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冷战爆发，世界分裂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矛盾主宰着世界，民族主义问题被掩盖起来，显得似乎不那么突出。学术界长期比较关注的民族主义主要集中在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和欧洲共同体上。

战后亚、非、拉民族主义经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争取民族独立，建立民族国家。

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亚、非、拉地区民族意识空前觉醒，争取民族独立的力量得到壮大，涌现出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印度的尼赫鲁、加纳的恩克鲁玛等一批杰出的民族主义者和思想家，掀起民族独立运动高潮。同时，在国际范围内，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提出的民族自决权得到普遍的承认，载入了联合国

宪章，有利于非殖民化的进行。到 20 世纪 70 年代，殖民体系基本瓦解，在世界范围内建立民族国家的任务基本完成，实现了历史性的巨变[12]。

与西欧国家相比，亚、非、拉地区民族国家建立后，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局面。毫无疑问，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同样追求民族的富强，有人将其称为“经济民族主义”。无论是在韩国，还是在新加坡，民族主义是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不过，对于大多数新兴独立国家来说，民族富强仍然要走漫长的道路。

不过，本文认为，新兴独立国家的民族主义不能简单地概括为“经济民族主义”。为了实现富强，新兴独立国家与西欧民族国家建立后的情况相同，还需要处理与邻国的关系。所不同的是，发展中国家没有如西欧那样先明确主权后建立民族国家，因此与邻国之间往往存在着大量殖民统治遗留下来的民族、宗教、领土等纠纷，再加上一些国家重蹈西欧历史上自我中心主义的覆辙，民族主义膨胀，谋求地区霸权，导致地区纷争不断。值得指出的是，东南亚国家在这方面作出了良好的表率。尽管东南亚国家独立之后，相互之间也存在许多争端，但是采取了合作的方式，建立了东南亚国家联盟，来实现民族的根本利益，有人将其称为“合作型的民族主义”。

更为突出的是，新兴独立国家虽然获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是建立民族国家的任务并没有真正完成。因为新兴独立国家的民族国家建立没有像西欧那样具备充分的内部条件，并且经过了相当长的形成过程，内部的民族认同大体上得到解决。因此，发展中国家独立后面临的一个紧迫的任务是，妥善处理内部的民族问题，进行社会整合，加强经济联系，实现民主，确立民族认同感。霍布斯鲍姆说：“最普遍的情况是，独立一旦完成，各种冲突便告爆发。”[3]（p. 212）其中主要的原因就是亚、非、拉地区民族主义兴起后的主要功能表现在对外争取独立上，内部民族认同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造成独立后内乱不已。

新兴独立国家中的民族主义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那就是反现代化。现代化要求全面的社会政治经济变革，必然触动一部分传统势力的利益。这部分势

力利用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变动引发的民众不满，把现代化斥责为西方化而加以排斥，主张恢复民族的传统，反对触及自身利益的变革。这种反现代化的民族主义在新兴独立国家中有一定的市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表现之一。

在民族主义的发源地西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地区联合组织欧洲共同体。欧共体的建立不仅仅是西欧国家为了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抗衡，重塑昔日辉煌而采取的措施，而且更重要的是民族主义出现新的变化。民族主义的消极方面曾经造成数百年战乱。西欧各国，特别是法国和德国，从惨痛的历史中吸取了教训，为了本民族的利益，放弃传统的相互敌对政策，走上联合共同富强的道路，把欧洲联合的理想变成了现实。作为欧共体起步标志的煤钢联营建立的初衷就是通过联营，便于了解其他国家军备的重要物质基础煤炭和钢铁的生产动向，防止战争的重演。应该说，西欧国家追求民族富强的目的没有改变，但是调整了具体方式，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迄今为止，西欧各国之间再也没有发生战争，而且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保持了发达国家的地位。

除此之外，冷战时期民族主义是否还有其他表现？特别是冷战以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否存在着民族主义？本文认为，答案是肯定的。近年来的学术研究已经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尽管美国强烈指责民族主义，但是实际上美国推行冷战、谋求霸权本身就包含了民族主义。由于美国人不是来源于同一种族和文化，美国的民族主义与其他国家不同，主要表现为认为美国自由民主的价值观最为优秀，美国有责任将其推广到全世界的这样一种使命感。在美国，“要想动员一种强大的大陆性天佑民族主义并不难。每当美国士兵在执行联合国任务牺牲或被俘时，每当总统为美国军事力量介入的对外政策而痛苦时，每当贸易谈判威胁要支持美国的手时，一种独特的美国使命感就会在背后出现，使美国人感到实现民主和自由是他们共同的历史责任”[4] (p. 49)。美国在冷战中鼓吹维护和推广自由民主制度及其价值观，敌视遏制其他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正是体现了这种美国式的民族主义。

即使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同样存在着民族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每一次成功的革命，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等，都是用民族来自我界定的”。“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说过：‘马克思主义运动和尊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不论在形式还是在实质上都有变为民族运动和民族政权——也就是转化为民族主义——的倾向’”[7]（p. 2）。在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的关系中，苏联经常表现出大国主义、大党主义，其背后隐含着苏联的民族利己主义。苏联与美国长期冷战不已，原因之一是苏联谋求本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苏联表面上宣扬的意识形态，只不过是使本国的民族主义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正是因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争霸出于民族利己主义，世界各国反对霸权主义、维护自身利益的斗争是正义的，具有明显的合法性。

#### 四、当今世界范围内的民族主义

在冷战结束后不久，霍布斯鲍姆认为，“虽然民族主义耀眼如昔，但它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已逐渐西斜。未来的历史将是超民族和下民族的历史”，“民族和民族主义当然还会在历史舞台上保有一席之地，但多半是从属或微不足道的小角色”[3]（p. 223）。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民族主义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由于下面两个原因。

第一，冷战时期被压抑的民族问题暴露出来，尤其是在前苏联东欧地区，一些在高压政策下长期得不到的民族主义诉求，由于苏东剧变造成的失控和动荡，一下子释放出来，民族分离主义活跃。在这一地区，出现了二十多个新的独立国家，而且车臣问题、波黑内战等纷争不断。“原来的生活不管是好是坏，毕竟是人们熟悉而且知道该怎么在里面生活的，如今这种结构全然瓦解，社会失序感也随之日愈严重……中欧的民族主义或族群认同，‘是一种替代品，在一个碎裂的社会里替代原先的凝聚作用。当社会崩倒，民族便起而代之，扮演人民的终极保镖’”[3]（p. 206）。

第二，冷战结束后，全球化加速。在世界范围内，不同民族与国家之间接触空前频繁，在加强相互联系依赖的同时，也使得相互差异更加凸显，矛盾冲突增加，强化了对民族共同体的认同。而且，在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居于优势地位，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为了保卫民族利益，一些发展中国家拿起民族主义武器，与发达国家进行斗争。

本文认为，除了上述原因外，冷战后民族主义的活跃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随着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逐渐失去了以往的支配作用，各国都在重新确定国家的指导思想。由于世界上基本都是民族国家，毫无疑问，本民族的利益是各国制定政策首先要考虑的问题。由此民族主义代替意识形态，在相当一部分国家起到主导作用。例如日本在冷战期间，表面上很少使用“日本民族”这个概念，然而在冷战后，民族主义逐渐明朗化。右翼的极端民族主义明显活跃，鼓吹皇国史观，否认侵略战争，煽动对外的敌对情绪。保守派中的鹰派势力壮大，主张日本对外采取强硬政策，在一系列与中国等亚洲邻国的分歧中，顽固坚持本民族中心主义，拒绝通过协商妥协合作来解决问题。美国凭借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采取单边主义，更加大力推行美国的价值观。有人认为，“在当代美国外交政策的制订和实施中，民族主义日益成为重要的动力”，例如“2001年9月17日布什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竟然宣称，对于任何美国认为是美国利益的威胁，或未来可能成为威胁的国家，美国有权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采取行动”[12]。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后冷战时代世界出现了“泛民族主义”的趋势。

## 五、几点启示

民族主义是现代化及全球化的产物，它的产生与发展具有历史必然性。在当今世界上，民族国家是国际关系的主体，民族主义依然有存在的必要。全球化在历史上是引发民族主义的重要因素，今天依然和民族主义并行不悖，并不会因为全球化导致民族主义影响的下降。

民族主义产生至今，已经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从它的产生途径来看，包括原生型和传导型两种基本类型。这两种类型的民族主义形成、具体内容各个历史时期的侧重点等方面有明显的区别，同时从历史的总进程来看，显示出民族主义的发展是有一定共同规律可寻的。西欧原发型民族主义的演变历程为传导型民族主义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之处。

民族主义具有两方面的功能：对内进行整合，通过加强人们的认同感，增强内部的凝聚力，缓和社会矛盾；对外强化本民族和他民族的区别意识，突出本民族的利益。这两方面的功能可以相互作用，内部整合可以调动全民族的力量共同对外，强化对外的区别意识可以缓和内部矛盾。

众所周知，民族主义是一个双刃剑，同时民族主义又有存在的必要，如何发挥民族主义的积极面，消除其消极面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本文认为，应该提倡合理的民族主义，也就是说，民族主义要保持在一度的度内。首先，一个民族不能仅仅以民族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也需要提倡人类的共同价值观念，尤其在全球化的今天更为重要。其次，每个民族都有民族自豪感，每个民族都渴望富强，同时也需要承认其他民族存在优点，承认其他民族渴望富强的诉求，不能把本民族凌驾于其他民族之上。

**【作者简介】**杨宁一（1949—），男，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日本问题、东亚的区域化和现代化。

#### 参考文献：

[1]徐迅. 解构民族主义：权力、社会运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潜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和反思[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徐波、陈林. 全球化、现代化与民族主义：现实与悖论——“民族主义研究学术译丛”代序言. 埃里·凯杜里. 民族主义[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3][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民族与民族主义[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4][英]安东尼·D·史密斯. 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5]余建华. 民族主义历史遗产与时代风云的交汇[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9.

[6]布莱克. 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9.

[7][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8][英]埃里·凯杜里. 民族主义[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9]李宏图. 西欧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7.

[10]王联主编. 世界民族主义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11]许纪霖. 在现代性与民族性之间: 张君勱的自由民族主义思想[J]. 学海, 2005 (1) .

[12]曹瑞臣. 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主义[J]. 世界民族, 2004 (3) .